

古典文学专号

《齐鲁学刊》编辑部编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录

漫谈《哀郢》·····	殷孟伦	1
祝融神话略谈·····	高国藩	11
中国叙事文学的伟大里程碑		
——《史记》文学价值浅议·····	刘振东	18
王粲诗赋艺术琐谈·····	刘彦君 廖 奔	34
陶渊明《闲情赋》爱情说质疑·····	冯金起	39
李白在山东·····	潘鲁凡	47
友谊的见证，难得的知音		
——读杜甫赠怀李白的诗歌·····	正 谷	56
杜甫在山东行踪遗迹考辨·····	张忠纲	67
读郭沫若评译《石壕吏》存疑·····	徐振贵	84
皎然诗和他的《诗式》·····	罗 青	94
柳宗元《江雪》赏析·····	黄祖良	102
唐代小说《无双传》史实考·····	王汝涛	105
“小山重叠金明灭”释义·····	杨庆存	116
试论王禹偁的《畚田词》·····	曹 旭 黄 刚	119
谈关汉卿剧作的版本问题·····	尚达翔	124
真的有两个宋江吗？·····	林文山	132
略论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动机·····	吕思源	146
孙悟空艺术形象新探·····	罗宪敏	151
《金瓶梅》反映的明后期城市经济生活·····	蔡国梁	161
孔尚任佚文三则·····	黄立振	176

试论王熙凤形象的思想意义·····	孟祥中	182
论“二尤”对宝玉性格形成的作用·····	王晓家	192
曹植文学思想述评·····	张可礼	198
评刘勰《比兴》篇·····	李 湘	205
论钟嵘《诗品》的审美理想与批评标准·····	萧华荣	214
执好惩劝之柄		
——白居易诗歌理论学习札记·····	荆立民	222
略谈王禹偁对白居易现实主义诗风的		
学习和继承·····	墨 铸	230
蒲松龄创作思想浅说·····	徐传武	237
古汉语的定语后置与“名词+者		
字结构”试辨·····	王冠军	242
古代诵诗艺术二则·····	高 兰 朱光灿	249
说“姬”·····	刘聿鑫	253

漫 谈《哀 郢》

殷 孟 伦

(一)

伟大诗人屈原的抒情诗《哀郢》是一首久为人们所传诵的诗篇。这首诗和诗人最伟大的作品《离骚》以及《天问》、《招魂》等都是同工异曲。远在二千年前，历史家兼文学家的司马迁就对诗人的作品有过“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的话语。可见这些伟大不朽的诗篇是怎样地激荡着人们的心灵。《哀郢》是用一字一泪写出来的，所以使人读后，更特别感到凄音苦节，悲怆沉痛！

《哀郢》是诗人的晚年之作。从标题上的这一“哀”字来体会，诗人对郢都的怀慕是深蕴着无限的热情的。这种伤感，远非寻常的思乡怀人可比。历史告诉我们，当时的楚国正遭遇着一个非常的现实。诗人在这篇诗里以他的亲闻亲见，对这个现实，作出了具体而鲜明的反映。楚国当时的政治情况，是令人感到十分悲愤的。最高统治者顷襄王原是个腐朽昏庸的人物，当他在位，听信谗邪，摧害忠贞，以致国势不振，强敌压境。在他统治楚国的第二十一年（公元前二七八年），秦将白起攻破了楚国的郢都，又在夷陵烧了楚国的先王墓，搞得楚国几乎沦于亡国的地步。可是这时，顷襄王无法聚集兵力，与秦再战，只好迁都，向东北撤退，保于陈城。由于这场无可抵挡

的大风暴的来临，使得楚国人民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园郢都，仓皇逃难。诗人所遭受的再次放逐也是恰在这个时候。作为孤臣迁客的诗人，他对这个现实的造成是特别敏感的，他对楚国人民的离散相失，过着流亡的生活，必然会燃烧起灼热的同情。加之诗人在弃逐九年的漫长岁月中，关心人民、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日益增长，坚持理想、坚持节操的精神始终不渝，眼见大片的国土和郢都不能收复，人民的苦痛有加无已，而楚国的统治集团只知媚外求荣，不能挽救国家当前的危亡于万一，诗人的愤怒和悲痛是无可遏止的。因此，抚时感事，追怀以往，诗人写下这首“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的诗篇《哀郢》。

(二)

抒情诗《哀郢》，在诗人创作里，是采取了篇幅不大的表达形式，显然不能和《离骚》那样的形式相比。但是，在这篇诗里，诗人却更具体集中地把他的爱国思想、政治主张和为人民所作的强烈的呼吁都一齐表现出来。

诗人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的休戚是永远紧密而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诗人无时无刻不挂念的是“哀民生之多艰”，“哀众芳之芜秽”，“哀人民之长勤”，“伤灵修之数化”。在《哀郢》里，诗人更把人民悲惨遭遇放在第一位来倾诉。诗篇一开始，便指出人民和平生活的破坏者是谁，而且把流亡开始的日子作了一个永远性的记录，这在诗人其他作品中是不曾见到过的。诗篇接着又就人民逃难、流离道路的生活逐一追述，充分说明这个现实的造成，楚国统治集团的罪恶是无可饶恕的。从这些追述的文字，我们看到诗人对统治者的愤怒、谴责，这完

全为了人民，为了祖国。在诗篇里，我们又看到诗人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更显出诗人爱国精神是达到了什么程度。因此，诗人从传闻中得到郢都为敌人占领后残破的消息，不能不兴起象“踽踽周道，鞠为茂草”的慨叹，而这种慨叹是带着沉痛悲楚的心情的。由于诗人在政治上和敌人的斗争遭到失败之后，楚国的进步力量也就横被摧毁。相反地，腐朽的贵族的恶势力便日益高涨，终于使得楚国酿成一蹶不振、濒于崩溃的局面。然而诗人为了祖国，却无时无刻不以复兴祖国为念，只要能够挽回危局，诗人是不惜全力以赴的。他坚持了他的理想和节操，纵然死去也不愿离开祖国。诗人这种坚强和为人民、为祖国而不畏强暴的牺牲精神，始终一致地贯串在他全部作品里。他的诗篇的思想内容是植根于他所面对的这些现实，离开了这些现实也就不会孕育成为诗人诗篇的主要内容和有进步意义的因素。

(三)

如所周知，《楚辞》是继续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艺术的成就，远在二千三百年前，早已达到人类艺术的最高水平。《哀郢》即是其中代表作之一。这篇诗所写的生活真实，特别带有历史的具体性。它把人民生活在大变动的时代中处于什么情况，很正确地予以反映。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而且还给予我们以无限的教育力量。

这篇诗首先深刻地用艺术手法描写出当时楚国人民所过的灾难的生活。根据历史记载，对楚国在这时期所遭遇的非常现实，未免记得太简略些、太单调些。比如说：“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

北保于陈城。”（《史记·楚世家》）“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史记·秦本纪》）“二十一（年），秦拔我郢，烧夷陵。王亡走陈。”（《史记·六国表》）“二十九（年），白起击楚，拔郢，更东至竟陵，以为南郡。”（同上）“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史记·白起列传》）这样的记录，不是不真实，但是，仅仅这样，是不会具有感动人和鼓舞人的力量的。诗人的笔触却不这样，它是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了这个客观真实的生活画面。就诗篇的构思来说，诗人对这一历史事件所具有的非常现实性就表现得更有意义。当时楚国的统治者所造成的秦楚构兵之势，使得人民蒙受了无可计量的灾害，和平安居的生活一时是无法恢复的了。唯一的生路，只有东下逃难，道路流亡。诗篇就用明快了当的语言把它唱出来了：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鼃吾以行。

这不是绘了一幅悲惨万分的流亡图吗？当诗人写下这个出行的日子，诗人的眼泪是随之俱下的。因为这是一个带有纪念性的日子。杜甫的《北征》诗，开始就说：“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这正是诗人描写手法的一脉相传。

蒙受战祸的故乡，大家是暂时的离开它了，然而今后的前途，又不能不感到渺茫。江流浩浩，究竟哪儿是安身之所？悲惨的生活不断地摆在人们面前。在这生活的歧途上，诗人写出“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这样的句子，是怅惘呢？还是愤怒？读者是不难理解到的。自然，希望是永远引导着人

们前进，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大家也还是扬楫容与。善良的楚国人民是多么地热望待治，诗人对楚王的回心转意，也未尝不是这样的热望。这简朴而利落的语言是诗人把他去国之思和人民的心情很真挚地并合在一起了。

不但这样，随着流亡生活的展开，人们依恋故乡的心情是越来越强烈的。郢都大道上所长挂眼的历历高柳，出入必经所常瞻望的龙门，多么地象征着楚国的繁荣啊！然而今天不是这样的感觉了。今天所感觉到的是：风景不殊，人物全非。这能不使人深深慨叹，凄然泪下？乘舟是过了夏口了，然而思乡念切，又不惜溯流向西。人们所要顾望的龙门毕竟是再也见不着了，这是多么令人伤感！诗人体会人民的心情既然这样深至，又怎能不让诗人唱出这样沉痛而悲切的调子呢？

诗人的伤感还不止此。他日夜所焦思苦虑的是日后的生活又将怎样？冒着风波之险，踏上旅途去吧！然而滚滚的惊涛骇浪，究竟把人们载到何方何处？这乱丝般的心绪又向谁去倾诉？这样的破国亡家之痛，侧身天地之感，诗人是体贴微至而又情溢乎词的了。

由诗人的追述，又使我们知道，流亡人民是怎样怀着一种中道来归的希望，他们的心情是怎样的苦痛。在他们顺流而东的水程中，他们曾经转向洞庭，然而事实不会允许他们再得前进，他们只好转舟再东。他们不是那样的自在逍遥，他们是无可奈何地撇弃他们的家园了。然而他们的心灵是没有一刻忘记回去的。虽然他们是离开了夏浦，可是他们的心总挂念着西方。他们是一天一天地远别了故乡，这是多么使人难受！

诗人的故国之思，从诗人对“州土”“遗风”的恋慕不置，使我们也得到倍为切至的体认。诗人的思想感情不仅顾望郢都的长柳、龙门，和人民同其太息；在他长期的弃逐以后，

对祖国的山川景物的热爱，更表现得特别诚挚。或者“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或者“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诗人热爱祖国的浓烈程度，没有比这样的语言更概括、更感动人的了。

诗人内心的极端苦闷，在诗篇里也极其沉痛地告诉我们。长期的弃逐，使诗人不得不追问这弃逐的生活终于何日？郢都陷后的残破，又不能不使他关怀。而他长久不恰的心情，又遭受着这样永无断绝的忧愁的来袭，他的苦闷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了。他唯一的希望是返回郢都，然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楚国的一切使他大大失望，也只有故国乔木，铜驼荆棘般的感慨了。诗人的苦闷也使他不会相信有这样长久弃逐的日期，毕竟已是九年，是不会再回去的了。

从诗篇中，诗人也告诉我们他对这些承欢壅蔽的小人憎恨到怎样的程度。诗人和他的敌人是永远不妥协的。他之长久弃逐，是他在政治斗争失败后必然遭到的结果。这些谗邪小人对诗人的迫害，当然是无所不至。诗人当这时候，他的内心的苦痛也确乎是不堪言说的。然而诗人坚持理想，坚持节操和不畏强暴的精神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从诗人在诗篇总结的一段文字里，我们更知道诗人的态度是坚定不移，是一个永远有正义感的典范人物。他的一切永远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他誓死不离开祖国，要做到：飞鸟返故林，狐死正邱首。诗人坚决的愿望是罕譬而喻。诗人和他的诗篇之所以争光日月，伟大不朽，也正在于此。

这首诗的主题充分表现了诗人 and 人民生活的休戚相关，对祖国的热爱是无时去怀，对正确的政治主张是始终不渝地坚持着，他的纯洁节操也是始终坚持着，不向敌人投降、妥协。诗人所给我们的精神感召，其意义也是非常伟大的。读了这首

诗，使我们更知道要爱什么，恨什么，要坚持的又是什么。诗人向我们深切的倾诉，的确教育了每个热爱祖国的人。

(四)

这首诗的语言非常朴素，用比喻的地方也很少。把它和《离骚》相比，显得《离骚》带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而它却没有。文章的结构也没有象《离骚》那样开阖抑扬的变化。前人理解，说它是“多直致而无润色”，我则认为这是诗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伟大创作。它的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在这篇诗里是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它的洗炼苍劲的风格和《离骚》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首诗的语句结构，完全和《离骚》相近，同样显现出新兴形式的楚文学所具的特色。它和《诗经》之以四言为主的表达形式迥然不同（自然，诗人的创作也有承用四言的格律的）。我们认为这是汉语的文体表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志之一。如果把它和《九歌》中的《国殇》相比，更显然可以看出两者不同之点，《国殇》是一个类型，它又是另外一个类型。《国殇》全篇是七字句，每句的第四字都插用了语助词的“兮”字，如果去掉不算，其实是两个三字短语所加成的六字句。因此，“操吴戈”“被犀甲”的语音节奏就显得急促些。这样的句式，很象汉乐府中的“郊祀歌”，如“天马来”“从西北”之类。《哀郢》的语句，除“兮”字外，大多为六字句。这种六字句是因为加有“之”字或“而”字、“其”字、“以”字等用作联系，因此语音节奏就显得舒缓些。本篇语句的长短和语音节奏既然和《国殇》有了差别，因而在采用形式上和内心抒发便有着相应而不可分割的制约性，语气的安徐强弱也就不能说没有关系。

从形式来了解内容，诗人语句表达所独具的特有形式，也有可以注意之处。比如以语词足句，在《诗经》和《楚辞》里，在用字和方式上就有些不同。这首诗里的“羌”字、“蹇”字的用法，《诗经》上就没有这样用过（“羌灵魂之欲归兮”、“蹇侘傺而含感”）。另外，“焉洋洋而为客”的“焉”字也用在句首。用在句中的，还有“其”字（“怵荒忽其焉极”），“之”字（“皇天之不纯命兮”），“以”字（“揖齐扬以容与”），“而”字（“民离散而相失兮”）等。以形容词作为状语来构成句法，这篇诗里有用“眇”字（“眇不知其所蹠”）和“淼”字（“淼南渡之焉如”）等，这是《楚辞》语法构造形式的一个特色。至于以叠字来补足形容词的这种构词法，在先秦其他文献中本属罕见，但在《楚辞》中则大量地见到。在这首诗里，例如“郁郁”（“惨郁郁而不通兮”）、“湛湛”（“忠湛湛而愿进兮”）、“杳杳”（“瞭杳杳其薄天”）等都是。象这些使用语言的情况，后代或者认这已习为固然，但在《楚辞》里确是很新鲜的东西。即如这首诗篇末的“乱曰”（他篇也有。还有“少歌曰”、“倡曰”。见“九章”中的《抽思》），也是《楚辞》所独具的表达形式。当然，全部《楚辞》的语言现象是不止象上面所提出的那样。

在先秦文献中，语言使用不同于后代的，还有一种特殊现象，即是多数使用双声连语、叠韵连语和叠字。《诗经》中这类词已经不少，《楚辞》各篇也常见。这首诗里如“荒忽”、“容与”、“侘傺”（句例已见上）、“婵媛”（“心婵媛而伤怀兮”）、“逍遥”（“今逍遥而来东”）、“须臾”（“何须臾而忘反”）、“澆约”（“外承欢之澆约兮”）、“荏弱”（“湛荏弱而难持”）、“被离”（“妒被离而鄙之”）之类都是连语，而“陵阳侯之汜滥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结结而不

解兮，思蹇产而不释”。四句中就连用了四个连语。“憎愠怵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众蹉跎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四句中也连用了三个连语。这又是在唐代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很少使用的语言现象。这首诗中的叠字也用得有，如“淫淫”（“涕淫淫其若霰”）、“洋洋”、“郁郁”、“湛湛”、“杳杳”（例句均见上引）之类，在《诗经》和《楚辞》里也是常常见到的。此外，由两个同义或义近的字复用，例如“离散”（“民离散而相失兮”）、“平乐”（“哀州土之平乐兮”）、“长久”（“心不怡之长久兮”）、“辽远”（“惟郢路之辽远兮”）、“嫉妒”（“众谗人之嫉妒兮”）、“修美”（例见上）、“超远”（“美超远而逾迈”）、“弃逐”（“信非吾罪而弃逐兮”）等等。这种用法，在语言的表达上取得了正如《马氏文通》所指出的“其辞气稍觉浑厚”的效能，而在构词法上，它们也替后来的复音词打下基础。在现代汉语中，如上面所列的连语、叠字、同义词等也有些还一直在使用着，其他就只见于文言的书面语了。为要了解汉语言文学，除了从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方面注意而外，语言材料中的构词组织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不然，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必然会增加困难，或者所得的结果和原作的精神有了距离，在我是有这样的感觉的。

这首诗是韵文，用韵的问题在这里也把它提一提。全诗用韵除“乱曰”以下六句是通用一韵而外，其余都是顺着语意的安排采取了间隔两句一韵，四句一转，并且用在句末的方式（诗人他篇有句首韵、句中韵、连句韵等，这里不详说）。下面把它们标出，括弧内所加的字是依照古韵三十部的名目：

愠、迂（寒）	亡、行（唐）	极、德（德）
霰、见（寒）	蹉、客（铎）	薄、释（铎）

江、东（东） 反、远（寒） 心、风（覃）

如、羌（模） 接、涉（帖） 复、蹙（沃）

持、之（哈） 天、名（青） 慨、迈（曷）

时、丘、之（哈）

从协韵现象，在这篇诗里，可以理会一些情况。有些音是现在读变了，觉得不调协，但在“楚辞”的时代是调协的，如“亡”之与“行”等，此其一。在这时候，四声已经分用（自然在《诗经》里已经早有这种情况），如用在“寒”部的“愆、迁”在平声，“反、远”在上声，“霰、见”在去声，分别显然，此其二。闭口韵仍然独立使用，不与非闭口韵相混，如诗中的“风”和“心”相协（《楚辞·涉江》是“风”和“林”相协，《招魂》是“心”和“枫”、“南”相协），而不和“东”部各字相协。到汉以后，“风”、“枫”才变到“东”部去的，此其三。“天”在“先”部，这里和“名”相协，是“先”部的字和“青”部混读了，此其四。这些都是汉语发展历史中的语言现象，有待说明。因为这是韵文，这些问题是常常会常常遇着的。

祝融神话略谈*

高 国 藩

祝融是我国古代神话中最著名的火神。古书上描写他有一个奇妙的形象。《山海经·海外南经》说他：“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晋代陶渊明《山海经图赞》补充说：“祝融火神，云驾龙骖，气御朱明，正阳是含。”他有一副人的面孔，野兽的身躯，腾着云朵，乘着金龙，驾御着紫红透明的雾气，所谓“正阳是含”，是说正空的太阳经常是含在他的口中。请看，他有着何等奇妙的神通。

古书上的记载，大致勾勒了他的职能和管辖的范围。祝融的职能是，给人间带来光明，《郑语·史伯》云：“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燔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又云：“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祝融的命名就表现了他对人类所作的贡献。由于他把火与温暖带到人的生活中来，因而他的工作和“振滔洪水”，残害人类的共工恶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火神祝融管辖的范围，古书上也有明确的记载。

《吕氏春秋·孟夏篇》说：“其帝炎帝，其神祝融。”这样说来，祝融本是南方天帝——炎帝的扶佐神。所以《淮南子·时则篇》才说：“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颡项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即炎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所谓“万二千里”，是极言辽阔广大之意，并非确指。由此可见祝

*本文为拙著《中国民间文学论稿》第二编第二章“古代神话”之第七节。

融管辖的范围是在南方，并非北方。

在神话世界中，火神祝融作过两件事。

第一件，战胜凶恶水神共工：“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媧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于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史记·补三皇本纪》）

共工与祝融作战，这是唐朝司马贞在《补史记三皇本纪》中的说法。他完全改变了《淮南子·天文训》和《论衡·谈天篇》“共工与颛顼争为帝”的说法。司马贞整理这个神话时，把共工描绘为水神，把祝融写成火神，体现了民谚中“水火不相容”所说的自然界矛盾现象的道理，完全符合于古代神话构思具有概括力的象征性艺术特色。根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说：“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乐，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可见颛顼在古代神话中是作为象征性的音乐之神出现的。那么，水神与音乐神有什么作战的必要性呢？远不如水神与火神作战合理。而且，根据《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竝，节竝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所谓“祝融降处于江水”，并不是袁珂说的“有贬谪的意思”（《古神话选释》85页），而是说祝融从天上下降到人间，住在长江边，生了个恶神共工。这样，祝融与共工作战实际是老子与儿子作战。《山海经·海内经》这条材料表现了神话的神奇性。老子的本领自然比儿子强，所以，司马贞说的祝融战败了共工，在海内经中找到了旁证，祝融战败共工是理所当然的。基于以上理由，我以为司马贞的说法是正确的。

从这条神话本身来看，祝融这件事做对了。因为共工是一

个凶恶的水神，他“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淮南子·本经训》）使人间百姓备受水灾之苦，因此祝融打败共工，促使女娲神把共工消灭，乃是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

第二件，杀死善良的治水之神鲧：“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

祝融这件事做错了。因为鲧正是在拯救人民于洪水滔天之中，他偷窃的神土，据郭璞云：“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开筮（即《归藏启筮》）曰：“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因此，鲧偷息壤神土给人民，正好比普罗米修斯偷火给人类一样，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祝融却错误地接受了天帝的命令，把他杀死了。

可惜的是祝融神话在古书中保留得较少。在先秦，祝融神话历史化的现象就比较严重，第一，《墨子·非攻下》说：

“（成汤伐夏）天命融（祝融）隆（降）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第二，《尚书大传》、《太公金匱》等书说的，祝融神等七个神，雪天远来，助周灭殷。都是把祝融神话纳入历史故事中，取消了祝融神话的神奇性。

正由于祝融神话在古书上少见，因此“五四”以来我国许多学者对祝融神话附加进许多其他神话。

一、郭沫若的“蜃螭”即“祝融”说。他在《金文丛考·金文无所考》中证明祝融就是蜃螭。闻一多在《伏羲考》中同意郭说，认为“祝融即蜃螭，是没有问题的。”其实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大有问题。他们都是从语音学角度证明“蜃螭”就是“祝融”的音转，而完全抛开蜃螭资料内容本身。现在让我们引蜃螭资料看看它究竟是不是“祝融”。

《山海经·东山经》云：“末涂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

沔，其中多蜃螭（郭璞注：条容二音），其状如黄蛇，鱼翼，出入有光，见则其邑大旱。”从这条资料可见：①蜃螭只是一个神奇动物，是古代人们对古动物形态的描绘。②从形状上来看，祝融和蜃螭根本不是一物。③祝融带着浓厚的神的味道，而蜃螭只是一只纯粹的动物，也不相同。

闻一多引《文选·东京赋·薛综注》：“夔，木石之怪，如龙有角，鳞甲光如日月。见则其邑大旱。”认为《山海经·东山经》蜃螭条里也有“见则其邑大旱”六个字，而“夔是祝融之后”，于是证明蜃螭即祝融。这个例证似嫌牵强附会。因为夔的神话是黄帝神话大系统中的一个分枝，如《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楬以雷兽之首，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这条资料说明：①夔的神话和祝融这个火神根本不是一回事。②闻一多认为薛综注中有“如龙有角”四字，于是臆断说：“祝融可能也是龙子，‘融’字从‘虫’，本义当是一种蛇的名字”。可是大荒东经却说是“如牛无角”，这说明薛综注不足为据，闻说不能成立。

二、杨宽的“烛龙”、“烛阴”即“祝融”说。他在《古史辨第七册上编·中国上古史导论》中证明祝融就是烛龙和烛阴。闻一多在《伏羲考》中也同意杨说：“钟山之神烛龙即祝融，确乎可信”。其实确乎不可信。他们也都是从纯粹语音学角度，寻找着“一声之转”，而根本不问烛龙神话内容和祝融神话是否相合。例如，烛阴神话，《山海经·海外北经》云：“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又如，烛龙神话，《山海经·大荒